

禮記纂言

十六

喪大記第十

鄭氏曰喪大記者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歛大歛殯葬之事方氏曰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大小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喪大記澄曰此篇是每章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子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婦悉報切縣音玄去起呂

切首手又切褻息列切屬音燭纊音曠

鄭氏曰疾困曰病外內皆埽為賓客將來問疾也徹縣

喪大記第十

去琴瑟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宫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寢東首於北牖下謂君來視之時也牖下或為墉下廢牀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一人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改服為賓客將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纊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為候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為其相褻應氏曰埽庭及堂正家之常道於此又皆埽者肅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



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閉於耳矣徹而
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於陽北
牖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真宅方氏曰北牖與
郊特牲北墉同欲君南面而視之故也孔氏曰此篇所
記皆擬諸侯以下君謂諸侯東首東方生長向生氣也
養疾者齊玄至病困改服易羔裘玄冠服朝服也馬氏
曰君子於其生也欲內外之有別於其死也欲始終之
不襲則男女之分明夫婦之化興昔者曾子寢疾病樂
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子之死唯
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
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適當
歷切

鄭氏曰死者必皆正寢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
或謂之適室寢室通爾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
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爲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
處也孔氏曰諸侯有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夫
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適寢猶今聽事處其制異諸侯
大夫與妻皆死於適寢世婦是諸侯之次婦大夫妻曰
命婦而云世婦命婦尊與世婦敵故互言命婦死於正

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卿之妻未爲夫人所命則死在下室至小歛後遷尸還正寢也士之妻各死正室夫妻皆然故云皆也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澄曰此記止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世婦謂大夫之止妻非言諸侯次婦以其名稱與諸侯次婦同故注疏因而言其死處也天子適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天子之次婦爲適妻之稱諸侯適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諸侯之次婦爲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內子即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內子蓋已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內子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鄭氏曰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箕虞之類孔氏曰死者封內若有林麓則虞人設階梯而升屋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故狄人設箕虞之類爲階梯也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虞人則堂林麓之官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賤者代之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檀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弁自東榮中屋履危北

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卷與衮同

切禮知彥切稅亡亂切
號戶高切捲幾勉切

鄭氏曰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
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
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
夫人用褱衣而侯伯以驚其夫人用榆狄子男以毳其
夫人乃用屈狄矣赭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
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褱衣榮屋翼升東榮者謂
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雷危棟上也號若云臯某
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孔氏曰小臣君之親近臣

八東大記第十

八四

冀君魂來依之大夫士以下亦用近臣也君以卷謂上
公以衮冕而下夫人以屈狄謂子男之夫人男子舉上
公婦人舉子男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
上是互言也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赭也
世婦大夫妻其上服唯褱衣言世婦亦見君之世婦服
與大夫妻同也士以爵弁士助祭上服也六冕則以衣
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但用其衣不用
其弁也士妻以稅衣六衣之下也皆升自東榮者復者
升東翼而上也天子諸侯四注為屋東西兩頭為屋簷
雷下故言雷大夫以下但南北二注而為直頭頭即屋

翼自此升也中屋履危者當屋東西之中履屋上高危
之處而復也北面求陰之義鬼神所嚮也三號者一號
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
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
從屋前投與司服之官司服待衣於堂前者前謂陽生
之道復是求生也如雜記所言則每衣三號降自西北
榮者復者投衣畢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
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就
幽陰而下也馬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
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
至於士自夫人至于士妻各以其祭服之盛者招之庶
乎神之依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
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所在而卒不復也
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滅矣不可以復生矣
然而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必為
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歟亦以謂孝子
之情苟可以死生而肉骨者無不為已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

而復

乘繩證切
轂工木切

鄭氏曰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上人之惡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歛婦人復不以衾衣尸於既切歛力切衾而廉切

鄭氏曰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

衣襲歛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

而去之衾嫁時上服非事鬼神之衣也孔氏曰絳襪衣

下曰衾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歛於文為駢本但

云復衣以衣尸不以歛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

尸者也不以歛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方氏曰稅

與衾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

謂之稅嫁之緣衣則謂之衾此其所以異復各以死者

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山陰陸氏曰復世婦以禮衣

士妻以稅衣禮衣有衾稅衣亦有衾復亦而衾下垂故

不以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

鄭氏曰婦人不以名行孔氏曰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

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

人並稱字

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鄭氏曰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為死事孔氏

曰氣絕孺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復而不生

故行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

右記初終復凡二節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鄭氏曰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孔氏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哀痛嗚咽不能哭故啼也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爲輕故哭有聲也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衆婦人輕則哭也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條並踊也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既止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

人喪記第一

頁七

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鄭氏曰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孔氏曰此明人君初喪哭位按既夕禮設牀第當牖士喪禮將含商祝入當牖北面故知正尸牖下南首也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於東方士喪禮主人坐于牀東是也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喪禮言之衆人在其後又六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當在室內東方但諸侯以上位尊

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
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遙繼主
人之後也有司庶士卑故在堂下北面按士喪禮云小
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
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
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西但士禮
略人君當以帷障之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
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外宗疏於
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舅
之女及從母之女外宗中兼之也山陰陸氏曰卿大夫
序于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爲卿大夫服
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豈諸侯爲內命
婦服視卿大夫服歟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
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
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上居東
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其西則示一國一家之
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
則坐無則皆立

鄭氏曰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

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孔氏曰此明大夫初喪哭位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立哭此是為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不顯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略可知也皇氏云凡哭君與大夫爵位尊者坐卑者立故君喪子及夫人坐卿大夫皆立也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坐非命夫命婦者皆立也此尊卑非對死者為尊卑若今所行之禮與古異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也

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

鄭氏曰士賤同宗尊卑皆坐孔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鄭氏曰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

○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為寄云偽切下為母為其皆同

鄭氏曰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孔氏曰此明君

大夫士未小歛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寄公失位之君也國賓鄰國大夫來聘者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皆至庭大夫於君命至門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然士之喪大夫來弔不當小歛之時主人無事則出迎大夫若來弔當小歛之時則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不出迎也但云歛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爲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君使退主人哭拜送於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拜之非特出迎賓也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絕踊而拜之亦謂歛後正歛時不出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跣悉典切扱初洽切衽而審切

拊音撫

鄭氏曰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歛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孔氏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也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也

國賓在門東者本是吉使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
皆北面者凡賓弔北面是其正尸在堂上故鄉之也寄公
小歛後稍依吉禮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
歛後漸吉就賓位但爵是卿大夫猶北面也士之喪大
夫身親來弔士不出迎大夫於門外其大夫若與士俱
來則立于西階下之南東面主人降西階下南向拜之
拜訖即西階下位在大夫之北與大夫俱東面哭若大
夫獨來不與士相隨則大夫北面必北面者凡特弔皆
北面也

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歛則
為命婦出

鄭氏曰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
上北面小歛之後尸西東面孔氏曰前明男子迎賓此
明婦人迎賓也出謂出房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
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也君之喪
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故此時在堂上北向也
小歛之後遷尸于堂故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

右記哭位迎賓凡二節

始死遷尸于牀撫用歛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
用燕凡君大夫士一也

撫荒胡切去死起昌切楔桑結切綴貞芳切又貞衛切

鄭氏曰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幪用歛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孔氏曰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不生故遷于牀離初死處近南當牖前所謂正尸也幪覆也歛衾者大歛之衾被也遷尸在牀用歛衾覆之楔齒楔柱也柩以角爲之長六寸兩頭曲屈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柩柱張尸齒令開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側几於是令几脚南出綴拘尸足兩邊令直不辟戾也既夕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是也自始死至此貴賤同

○管人汲不說繙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拒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罍則

內御者抗衾而浴

說吐活切繙均必切抗苦浪切料音斗又音主拒音震

鄭氏曰坑衾者蔽上重形也拒拭也爪足斷足爪也孔氏曰管人主館舍者汲謂汲水繙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以水從西階而升盥不上堂用盆盛浴水用料酌盆水沃尸用盤於牀下盛浴水絺是細葛除垢爲易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如它日謂如平生尋常之日也浴竟小臣剪尸足之

爪坎者甸人所掘階間取土為竈之坎內御婦人也內外宜別故毋喪用內御舉金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爾方氏曰管人主管齋之入也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焉料以木為之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為筮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剪須濡濯弃于坎

何切筮音役重平聲鬲音歷煮諸許切扉扶味切爨七道切濡奴亂切濯直存切坎口感切

鄭氏曰差浙也浙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浴沃用朴沐

於盤中文和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孔氏曰梁稷皆謂用其米取汁而沐也甸人主郊野之官筮士擊竈將沐甸人為土筮擊竈于西牆下以煮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謂縣重之罍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為粥實於瓶以疏布罽口繫以篋縣之覆以葦蓆也析於上堂管人亦升盞等不上堂就御者受浙汁往西牆於筮竈鬲中煮之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扉以然竈沐汁爨然也煮汁孰管人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乃為尸沐瓦盤貯沐汁用巾拭髮及面拒晞也清也事事如平

生小臣剪手爪治須象平生也濡謂煩攔其髮濯謂不
淨之汁所濡濯汁棄坎中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坎
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
汁亦然沐與浴俱有料有盤浴云用料沐云用盤故云
文相變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設牀禮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
席君大夫士一也造報切併步頂切禮之善切第側里切含胡暗切

鄭氏曰造猶內也禮第袒簣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
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

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盤併
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亦中夷盤
小焉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
制宜同之孔氏曰造冰者造內其冰於盤中夷盤亦內
冰小於大盤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禮露第簣浴時
無席為漏水也設冰無席為通寒氣也含襲遷尸此三
節各有牀皆有枕席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含竟並
有枕含襲及堂皆有席也注云既襲謂大夫既小斂謂
上皆其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三日而設冰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

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歛以往用夷衾
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冒莫報切黼音甫殺色戒切裁才再切

鄭氏曰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韋韜足
上行者也小歛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孔氏曰冒謂襲
後小歛前所用以韜尸也冒制如直囊作兩囊各縫合
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上者曰質下
者曰殺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君
質用錦殺用黼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
結之也大夫綴旁五士旁三者尊卑之差也上玄下纁
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赭殺則君大夫畫殺為斧文也

凡冒謂通貴賤也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
齊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歛以往往往猶後也小歛前
有冒小歛後衣多故用夷衾覆之夷衾質殺之裁猶冒
也者言夷衾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
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為囊及旁綴也

石記浴沐含襲凡五節

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簞徒點切葦云鬼切

鄭氏曰簞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孔氏曰此明君大
夫士小歛大歛所用之席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簞

也按士喪禮記設牀當牖下莞上簟經云布席戶內下
莞上簟謂小歛也大歛云布席如初始死至大歛用席
皆有莞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則蒲在莞下故
司几筵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

○小歛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
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
領北上絞給不在列

絞戶交切稱尺
證切給其鶴切

鄭氏曰絞既歛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
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歛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則
大夫異今此同蓋亦天子之士也絞衾不在列以其不

成稱不連數也小歛無給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
者二孔氏曰以布為絞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二
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
結束為便也君大夫士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
絞上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
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天數終於九
地數終於十人既終故以天地終數歛之也陳衣謂將
小歛陳衣也房中者東房大夫士唯有東房也絞給不
在十九稱之列

大歛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給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

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
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絞一幅
為三不辟紵音璧統當覽切又

鄭氏曰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
服十五介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
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統以組類為之
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禫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
生也士喪禮六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
今此同蓋亦天子之士孔氏曰布絞縮者三謂取布一
幅裂作三片直用之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謂又取

布二幅分裂作六片用五片橫於縮下布紵者禫被也
皇氏云紵置絞束之下擬用舉尸今按記文紵在絞後
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二衾者小斂若大夫上各一衾至
大斂各加一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
覆尸者一是大斂時復制士旣然明大夫以上亦然君
陳衣百稱者衣多故陳在庭為榮按雜記篇注襲禮大
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
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
舉上公全數言之北領謂尸在堂也西上由西階取之
便也大夫士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

二亦取之便也絞之與紵二者布精麤皆如朝服十五
升絞以一幅之布分爲三不辟辟擘也辟讀爲擘假借
字也小斂之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大斂之絞旣小不
復擘裂其末也小斂絞用全幅者以衣少欲得堅束力
強也大斂一幅分爲三片者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
多故須急也統綴衿之領側若被識者領謂被頭側謂
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
也澄曰絞一幅爲三不辟者辟讀如闢開也蓋小斂之
絞縮一橫三者曰一曰三皆以布之全幅爲數也大斂
之絞縮三橫五者曰三曰五皆以布之小片爲數也積
絞之五旣是以兩幅之布通身裁開爲六小片而用其
五片矣縮絞之三亦是以一幅之布裁開其兩端爲三
但中間當腰處約計三分其長之一不剪破爾其橫縮
之絞八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也若小斂
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剪開爲三方可結
束也但其剪開處不甚長非如大斂之縮絞三分其長
之二皆剪開也衿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
單布被斂衾直鋪布紵橫鋪斂時先緊捲布衿以包裹
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
之五也

小歛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

襚音遂

鄭氏曰不倒尊祭服也歛者要方散衣有倒君無襚者不陳不以歛孔氏曰小歛十九陳不著之但用裏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領不倒在足也君無襚者君歛悉用已衣不陳用它人襚送者大夫士降於君小歛則先畢盡用已正服乃用賓客襚者也祭服言衣之美者若親屬有衣相送大功以上襚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如皇氏意臣有致襚於君之禮但君不陳

不以歛熊氏曰小歛之時君無以衣襚大夫士雖有不以歛至大歛則得用君襚其義俱通故兩存焉廬陵胡氏曰此謂小歛君不以衣襚大夫士若大歛則君襚澄曰鄭皇孔氏義同熊氏以大夫士為句雖奇而鑿且此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如熊說則此節不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節立文之例不合孔氏兩存其義猶或有疑胡氏專主其說則偏矣君無襚者謂君之小歛但有已衣無襚衣雖有襚衣不用也大

夫上則先盡用自己之正服乃繼用它人之襚服親屬謂小功以下若大功以上之襚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

者用之以繼主人之正服而歛以下親戚之祿則須將命喪主但受之雖用以歛而未必盡用故不以即陳也小歛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歛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歛也

複音福 褶音牒

鄭氏曰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筭數也所有祭服大歛皆用之無限數也大夫士猶小歛則複衣複衾也扱主人之衣故用複若祿亦得用袷故士喪禮云祿以褶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袍步毛切 禪音單

鄭氏曰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孔氏曰袍有衣

以表之不使禪露也死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熊氏云士襲用褻衣小歛有袍大歛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雜記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公則襲及大小歛皆不用褻衣雜記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大小歛無可知陸氏德明曰衣單複具曰稱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

篋古協切

鄭氏曰取猶受也澄曰篋盛之者示慎重不輕褻之意自西階者主人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

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締絡紵不入

誦立勿切 紵直呂切

鄭氏曰不屈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締絡紵

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爵爲下大夫喪祝之爵爲上士非能親執歛役者故雖身親莅事而多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襄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歛大胥四人親歛衆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檢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歛則大胥二人臨檢衆胥四人親歛士之歛則衆胥二人臨檢士之友四人自歛

歛者既歛必哭

孔氏曰歛者謂大祝衆祝之屬以其與亡者或有恩今手爲執事專心則增感故歛竟皆哭

士與其執事則歛

鄭氏曰歛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孔氏曰釋前士是歛義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歛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不使歛焉歛焉則爲之壹不食

孔氏曰生經有恩死又爲之歛爲之廢一食澄曰卜言既歛必哭蓋通爲大胥衆胥及士而言此言一不食蓋

房與男子異處鄭氏曰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歛蓋諸處
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歛於死者俱三日婦人之髻
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呂氏曰婦
人不俟男子襲經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昏略
少變故因髻而襲經也長樂黃氏曰士喪禮小歛馮尸
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士喪禮記曰
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則小歛馮尸之後括髮
免髻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
主人未襲經爾又喪服斬妻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
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

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奉芳勇切

孔氏曰此明士之喪小歛訖徹帷夷尸之節初死惡人
惡之故有帷小歛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諸侯及大夫
賓出乃徹帷見下文夷陳也小歛竟相者舉尸將出尸
陳于堂孝子男女親屬扶捧之至堂也降下也適于下
堂拜賓也鄭氏曰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
從而奉之孝敬之心也方氏曰夷之爲言移也亦以傷
爲戒周官凌人太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曰
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
婉辭也若知氣有升無夷也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一大天内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汜

切

鄭氏曰衆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孔氏曰此明小歛訖拜賓也君謂嗣君小歛畢尸出堂嗣君下堂拜寄公國賓並就其位鄉而拜之也大夫士是先君之臣同服斬衰小歛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士賤不人人拜之每一面三拜士有三等故也旁猶面也夫人拜於堂上婦人無下堂也大夫内子士妻夫人亦拜之卿妻曰内子

大夫妻曰命婦不云命婦者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拜内子亦然衆賓士妻賤故汜拜之亦旁三拜也此記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者文不具也大夫士之喪拜賓亦然故士喪禮謂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以上皆皇氏說熊氏云大夫士拜卿大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遭喪小歛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拜大夫内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遭喪小歛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遭喪并言之者以大夫士家小歛後拜賓同故也此君大夫士之喪小歛後拜賓與上文未小歛時文

類其義愈於皇氏

主人即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

武帶經與主人拾踊免音問拾其切切

鄭氏曰即位阼階下之位也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乃奠小斂奠也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孔氏曰主人拜賓時袒今拜畢襲衣加要帶首經於序東復位乃踊也

東大記第一

八二六

士喪禮先踊乃襲經此先襲經乃踊士為卑此扱諸侯為尊故注云尊卑相變為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經猶括髮若為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經至大斂乃成服所以異於父也拜賓襲經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弔者襲裘加武者未小斂之前弔者裘上有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拊襲裘上裼衣也加武者主人既素冠素弁弔者故加素弁於武也帶經者帶謂要帶經謂首經以朋友之恩故加帶經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經而已拾踊拾更也主人先踊婦人踊弔

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也凶冠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也山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襲經乃踊尊卑相變然則袒括髮括髮袒亦相變加武著不以居冠弔居冠屬武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鄭氏曰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為其罷倦既小斂可為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為斟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

屬司馬司馬泣縣其器大夫不縣壺下君也士代哭不以官自以親疏哭也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孔氏曰此論君及大夫士小斂後代哭之異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亨飪故出鼎冬月水凍則漏遲無准故取鼎煖水用虞人卜爨煮之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也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

婦南鄉

鄭氏曰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士卒斂即徹帷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孔氏曰賓出後乃除帷人君及大夫禮舒也哭尸以下通明小斂後尸出在堂時法哭尸于堂主人位在尸東婦人位在尸西如室中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欲異於在家也奔喪未小斂而至則在東方與在家同也諸婦南鄉謂主婦以下在家者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避之而近北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人為云儻切下同竟與境同

鄭氏曰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也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為後者有爵攝主為之辭於賓爾不敢當尊者禮也孔氏曰此明小斂之後男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送迎敵者下堂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

也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亦不
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
不哭是也其無女主以下明喪無主使人攝者禮若有
一主則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
于寢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無男主則使女主
拜男賓於阼階下位鄉云女有下堂謂此也子雖幼小
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則有爵
者辭謂主有官爵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其攝主無官爵
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也無爵者人爲之拜
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爲主拜賓也若上行
近在竟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主在國外不可待則殯
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釋所以使人攝
及以衰抱幼之義無主則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
無得無主也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
命也無爵者代之拜此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
係於爲後不在之人理有不通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
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爲攝主者亦通大
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上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
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爲後者之貴賤但弔者之至則隨
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不同且攝主所以領賓而

欲弔者之不虛辱爾若如注說則爲後不在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始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焉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之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一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

右記小歛凡一節

君將大歛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歛上卒歛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鋪音吳切又音敷

鄭氏曰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經孔氏曰此明君大歛之節成服則著喪冠弁經是未成服君大夫士皆然此雖謂大歛其小歛亦同也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旣在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父兄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鄉北以東爲上也若士亦在堂下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鋪席謂下莞上簟敷於阼階上供大歛也商祝鋪絞衾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也士亦喪祝之屬周

尸于鋪衣上也主人得告歛畢降西階堂下鄉北立待君者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歛竟君以手撫按尸與之別主人見君撫尸故在堂下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君又命主婦馮之士喪禮子不得升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歛也

士之喪將大歛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鄭氏曰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孔氏曰此明士歛之節士卑君不視歛故君不在其餘鋪衣列位男女之儀悉如大夫也

鋪絞紿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歛衣踊歛衾踊絞紿踊

孔氏曰此明孝子貴賤踊節澄曰貴賤謂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歛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

與必踊向音俱又古侯切

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將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歛上即歛處宰告者歛畢大宰告孝子也孝子得告馮尸而起踊夫人亦馮尸而踊馮竟乃歛於棺

大夫之喪將大歛既鋪絞紼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而遷尸卒歛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歛也孔氏曰此明大夫歛節主人適子也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巫止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至門恐主人惡之且禮敬上人故不將巫入對尸柩巫止而祝代入故先君而入明升自阼階也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歛處也主人房外南面者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向南俱欲視歛也遷尸者鄉鋪絞紼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

鄭氏曰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馮謂扶持服膺也君於臣撫之至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馮尸不當君所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也凡馮尸必坐興必踊悲哀之至孔氏曰此明撫尸馮尸之節大夫貴故君自撫之大夫以室老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妾死則爲之服故並撫之也君大夫自主父母妻長子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并云馮通言爾士賤故馮及庶子無子者君大夫庶子雖無子不得馮也凡馮尸者凡主人也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君尊於臣但以手撫按尸心身不服膺也父母於子執之當心上衣也子於父母馮之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尊故奉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亦手按尸心與君爲臣同也妻於夫拘之微引心上衣輕於馮重於執也夫於妻於昆弟亦執心上衣也不當君所者君已馮心則餘入馮者宜少辟之凡馮尸必哀殯故起必踊泚之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也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云馮尸不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

在拘執之間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拾也言奉若舅
姑在焉拘之婦人從一若猶有所拘焉

右記大歛凡一節

君於大夫世婦大歛焉爲之賜則小歛焉於外命婦既加
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歛焉

方氏曰小歛在先大歛在後喪事以速爲敬故大歛而
往者禮之常小歛而往者爲之賜也鄭氏曰爲之賜謂
有恩惠也加蓋而至於臣之妻略也孔氏曰君於人夫
大歛是常小歛是恩賜世婦謂內命婦爲之恩賜則小
歛而往君於外命婦恩輕故既太歛入棺加蓋之後而
君至也

夫人於世婦大歛焉爲之賜小歛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歛
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孔氏曰於諸妻謂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爲之賜
大歛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歛爲之賜小歛焉
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
降之事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般奠之禮俟于
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
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壙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

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上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鄭氏曰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爲君之

答已孔氏曰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士同也君將往使人豫戒主人主人重君之來先備月朔大奠之禮待于門外見君馬首先君而入祝先道君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皆負壁而鄉南墉壁也君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也執戈辟邪氣也擯者進於孝子前告使行禮喪贊曰相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故以擯言主人于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舉弔辭祝以相君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大夫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爲此奠士

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子門外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主人奠畢又先出門待君君退主人門外送之而拜大夫士同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鄭氏曰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孔氏曰孝子迎君之妻亦如迎君禮先入門右門亦大門也主婦臣妻也夫人來弔故

婦人爲主人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主婦送于門內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拜送之主人送于大門外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稽顙於下執妾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君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

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爲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鄭氏曰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于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孔氏曰大夫下臣稱大

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不迎于門外貶於正君也主人北面者其君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婦人之位在堂君雖不升堂猶辟於房中正君來禮亦如此不言大夫君之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前君臨大歛云主婦尸西以大歛哀深故不辟君今謂殯後也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本國之君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有此諸賓在庭則此大夫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拜賓故也然大夫君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爲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君先拜主人後拜不同時拜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孔氏曰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君去後必設殷奠告殯鄭氏曰榮君之來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鄭氏曰君弔塗之後雖往不踊皇氏曰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謂既殯未塗得有踊也

君弔則復殯服

鄭氏曰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復或爲服孔氏曰臣喪大斂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

喪大記第十一

弔于時主人則復殯時未成服之服其服苴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二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鄭氏曰所以致殷勤也應氏曰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二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真若吾手足之虧折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視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也

子視之真若子弟之失也爲

右記弔臨凡一節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椁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屬音燭 椁步歷切

鄭氏曰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椁用地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椁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椁時僭也孔氏曰天子四重之

棺大棺八寸屬六寸椁四寸水兕革棺共六寸合厚二尺四寸也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侯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爲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上大夫去椁四寸所餘大棺八寸屬六寸爲一重合厚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與屬各減二寸厚一尺也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檀弓從內而說以次出外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椁是從外向內而說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錯上

不綠錯子南切

孔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以朱繒貼四方綠繒貼

四角錯釘也雜金錯者尚書云貢金三品黃白青色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綠用牛骨錯不用牙金也士悉用玄亦用牛骨錯定本綠字皆作琢琢謂錯琢朱繒貼著於棺也澄按定本近是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分二色貽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拠若依定本以綠為琢則朱玄句絕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為異爾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鄭氏曰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衽小要也孔氏曰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大夫士橫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士卑不用漆衽束與大夫同

君大夫鬻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鬻音

鄭氏曰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鬻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篋孔氏曰綠即棺角士賤以物盛髮爪而埋之澄按古讀角盧谷切與綠同音同聲故誤用綠字篋魚昌切與角雖不

同聲而亦同音也或謂綠即綠貼棺中四角之處故云
綠中此說似可通但上文若依定本改綠為琢則又不
然矣且當從鄭注為角

○君殯用輜櫨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櫨置于西序
塗不暨于棺士殯見社塗上帷之

輜物倫切櫨才宗切
幬音道暨其器切

鄭氏曰櫨猶取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
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輜櫨不題
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輜不畫龍櫨
不題湊象椁其它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輜置棺西牆下
就牆櫨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櫨中狹小裁取容棺

帷之鬼神尚幽暗也士達於天子皆然孔氏曰凡殯之禮天
子先以龍輜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輜中輜
外以木敢聚輜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
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
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
三重於殯上其諸侯殯時則置棺輜內亦敢木輜外木高
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敢木於上雖不題湊象椁亦中
央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注大夫殯以幬謂棺衣幬覆之大
夫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西序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輜
又不四面櫨以一而倚西壁而三面櫨之又上不為屋

也塗之暨于棺王侯塗之而櫛廣去棺遠大夫櫛狹裁使塗不及棺爾士掘肆見衽其衽之上出之処亦以木覆而塗之故謂塗上帷幃也朝夕哭乃徹帷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熬五羔切種章勇切腊音皆

鄭氏曰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一筐大夫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孔氏曰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魚腊謂乾腊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用麋

卷六記第十一

八四二

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惑蚍蜉

○飾棺君龍帷二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

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翼二黻翼二畫翼二比皆戴圭

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

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二采三貝黻翼

二畫翼二比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

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翼

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黻音弗褚張呂切偽鄭注讀為帷齊如字

又才細切翼所甲切戴丁代切披彼義切綏讀為緇音進

鄭氏曰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眾惡其親也荒

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上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散爲列於其中爾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笠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瓜端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卓蓋黼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翼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旣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翼是也綏當爲綾讀如冠黼之黼蓋五采羽注於翼首也孔氏曰帷柳車邊障也王侯畫龍以象君德池者織竹爲籠挂於荒之瓜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雷也天子主有四注屋四面承雷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

動也黼流火三列黻三列者流謂柳車上覆鼈甲也緣
流邊爲白黑黼文於黼文之上流之中央又畫火黻各
三行列行也火形如半環黻兩已相背也素錦褚者素
白也褚屋也於流下用白錦爲屋在路象宮室也加僞
流者帷是邊牆流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流於褚外也
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以纁爲紐連之旁各三
凡六也齊五采五貝者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蓋高三
尺徑二尺餘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齊形上象車
蓋旁象蓋蕤上下縫合五采繒列行相次如瓜內之子
以穰爲分限又連貝爲五行文絡齊上也黼羽二黻羽

二畫髮二皆戴老者髮形似扇在路則障車入棹則障
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髮兩角皆戴圭玉禮器云天
子八翼諸侯六大夫四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
車池縣振容又縣銅魚於振容間若車行則魚跳躍上
拂池也君纁戴六纁披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棺
橫束有三每束兩邊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用纁帛戴
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仰材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
故有六戴纁披亦用絳帛爲之將一頭結此戴出一頭
於帷外入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
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欽左

則引右歆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惟畫雲氣二池前後各一池或云兩邊而已畫荒謂畫雲氣火黻錦褚與君同紐用四不一色故二纁二玄也齊三采降黃黑也貝亦降二也翬降兩黼翬角不圭止用五采羽作纁無紋雉而有魚躍拂池戴不並用纁其數與披同四也士唯一池在前亦畫榆雉於紋在於池上紐降用玄緇四紐連四旁也與大夫同一貝者一行絡之爾翬降二黻前纁後緇者戴當棺束通兩邊為四戴也二披用纁通兩旁則亦四披也山陰陸氏曰天子八翬皆戴璧諸侯六翬皆戴圭大夫四翬士二翬皆戴纁戴玉者必戴纁戴纁者不必戴玉纁旒也

君葬用輜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輜二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注音韆市專切下同三如字綽音弗比必利切

鄭氏曰大夫廢輜此言輜非也輜當為韆聲之誤也韆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為國韆車樞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綽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綽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綽或為率孔氏曰此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綽之等備國皆當為韆韆則廢

車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諸侯紼有四條碑有二所
入子則六紼四碑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木如蓋而御者
執之大夫二紼二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紼各穿之
也上二紼無碑手縣下之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
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羽葆
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此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當云引
而云紼與碑者初在塗後遂窆故鄭云連言之全窆時
下棺天子殯用龍輜至壙去蜃車更載以龍輜以此約
之諸侯殯以輜葬用輅明矣大夫朝廟用輜殯與葬不
用輜也士朝廟得用輅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輅軸天

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
桓楹此稱君二紼二碑謂每一碑樹兩楹也

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華以
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封鄭作窆咸鄭
讀為緘譯音華

鄭氏曰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
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為
斂與斂尸相似咸讀為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
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
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
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

人君之窆又以木橫貫絨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爲
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絨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
唯天子葬有隧齊人謂棺束爲絨繩咸或爲絨孔氏曰
此論尊卑下棺之制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解此轎車之
紼以繫於柩絨束之繩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
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
紼去碑負引也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
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絨平持而下備傾頓也
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紼直繫棺束之絨下於君也君下
棺時命令衆人無得喧譁以鼓爲縱舍之節每一鼓漸
縱紼也大夫卑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又卑哭者自相止
也諸侯四紼二碑前後二紼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
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也天子則六紼四碑
前後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紼前後用四紼其餘兩紼
繫於兩旁之碑諸侯不重鹿盧前碑後碑各一紼其餘
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耳云紼去碑謂前後紼耳在旁
之紼無碑也

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

鄭氏曰槨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棺以端長六尺夫子制
於中都使庶人之槨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

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
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
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
重大夫再重士一重孔氏曰諸侯用松心為椁材大夫
以柏為椁不用松心士又卑用雜木也按檀弓柏椁以
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
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無正文
可定也

棺椁之間君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

祝昌六切
甒音武

鄭氏曰間可以藏物因以為節孔氏曰此明棺椁之間

廣狹所容祝如漆桶是諸侯棺椁所容也壺是漏水器
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方氏曰祝方二尺四
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
知君必以祝與狄人設階同義

君裏椁虞篚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篚

鄭氏曰裏椁之物虞篚之文未聞也澄曰此蓋言君之
椁有物裏之而又有虞篚大夫雖不裏椁而猶有虞篚
也士則并虞篚亦無

右記殯葬凡四節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二大夫

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冢婦在其次則杖即位
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下有
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呂切

去起
呂切

鄭氏曰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
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歛也歛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
人冢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
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
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
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
俱為君杖不相下也孔氏曰此人君禮也子杖通女子
在室者若嫁為它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妻同五
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嫁
為士妻及女御皆七日杖也子大夫子兼適庶及世子
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
至寢門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輯歛之不敢拄
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此大夫與一同
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
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下文云大夫於君所輯杖是也
天人冢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西房居喪之地則得持

杖拄地即位則使人執之以堂上有殯也子有王命去杖者世子尊天子之命對之不敢杖也國君之命輯杖謂鄰國使人來弔世子未敢比成君故斂杖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輯杖者君謂世子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鄭云君謂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在門外位則大夫輯杖敬嗣君也大夫與大夫俱在門外是兩大夫相對同為君杖不相降故並得杖拄地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

東大記第十一

五十

婦之命授人杖朝如字為云偽切

鄭氏曰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孔氏曰此明大夫杖節大夫死後三日既殯應杖者悉杖也大夫嗣子而云大夫者兼通子為大夫有父母喪也有君命則去杖對君命亦然也大夫之命謂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自卑下也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內子鄉妻也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已則去杖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卑於夫人故隨而不去也記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

舉內子卿妻者互文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山陰陸氏曰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為在去杖與杖之間為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鄭氏曰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孔氏曰此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除死日為二日也三日殯之明日也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禮皆去杖也若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

孔氏曰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即位庶子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即門外之位禮也大夫士之適子則得哭殯哭極如下所說其庶子則宜與人君之庶子同並不得以杖即位言與去杖同不得輯也鄭氏曰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

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極則輯杖

孔氏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既攢塗之後哭殯可以杖將葬既啓之後對柩為尊則斂去其杖鄭氏曰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心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

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

斷當管切

鄭氏曰杖以喪至尊為人待而褻之也孔氏曰杖雖大祥弃之猶恐人褻慢斷之不堪它用弃於幽隱之處使不穢汚

右記喪杖凡一節

卷大記第一

五十一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天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

食音嗣

鄭氏曰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

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妻也同言無筭則

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孔氏曰此明君喪食之禮財謂

穀也每日納所食之米朝唯一溢莫唯一溢作之無時

當須豫納故云納財按律歷志合龠為合則二十四銖

合重一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曰溢則米二

升與此不同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

則一斗十二斤爲一百九十二兩一升爲十九兩有奇
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十九
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
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
一此大略而言之也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
云無筭士賤病輕故疏食疏麤也食飯也麤米爲飯亦
水爲飲夫人世婦諸妻皆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
疏食水飲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
食水飲士亦如之

鄭氏曰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上亦如之如其
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孔氏曰此大夫禮也子姓謂孫
也不云衆子主人中兼之按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
貴臣其餘皆衆臣按檀弓主人主婦歆粥主婦謂女主
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
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

孔氏曰此明君大夫士既葬至練祥之食節既葬哀殺
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鄭氏曰果瓜桃之屬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暮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

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管切

鄭氏曰盛謂今時杯杆也簞竹筥也歆者不盥手飯者

盥孔氏曰此明食之雜禮歆粥不用手故不盥以手就

簞取飯故盥也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醢醬也始食

肉始飲酒謂祥後也然間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醢醬

禋而飲醴酒二文不同蓋記者所聞之異熊氏云此捉

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醢醬祥而飲酒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

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

孔氏曰期之喪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

其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間傳鄭氏曰食肉飲酒亦謂既

葬澄曰上言期之喪者謂不杖期下言父在為母為妻

者謂杖期故不同也

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樂音洛

孔氏曰此論大功喪食之節猶期之喪謂事同期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

人樂之此必利切

孔氏曰此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緦麻再不

食謂小功容殤降之緦麻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

總并言之

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鄭氏曰義服恩輕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君也孔氏曰若
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稱也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
嚔七十唯衰麻在身

鄭氏曰性不能食粥可食飯菜羹有疾食肉飲酒為其
氣微不成嚔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
屬也七十居處飲食與吉時同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

梁肉若有酒醴則辭君食音嗣丁父之友
食之皆同辟音避

卷大記第十

八五五

鄭氏曰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孔氏
曰已有嚔尊者賜食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君食之
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也其
人並尊若命之食則可從之食也雖以梁米之飯及肉
命食孝子食之若飲酒醴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

右記嚔食凡一節

父母之嚔居倚廬不塗寢苦枕函非嚔事不言君為廬宮
之大夫士嚔之苦始占切枕之鳩切
函苦內切嚔音善

鄭氏曰宮謂圍障之也嚔袒也謂不障孔氏曰此論君
大夫士初遭嚔居廬之禮廬者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

為廬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
芎頭枕於土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廬外以帷障之如
宮牆大夫士其廬袒露不惟障也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柱張主切
楣音眉

鄭氏曰不於顯者不塗見面孔氏曰既葬情殺故柱楣
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塗廬外顯也既
葬故大夫士得宮之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

適音的

孔氏曰凡非適子謂庶子也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
處為廬鄭氏曰於隱者為廬不欲人屬日蓋廬於東南

角既葬猶然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
事

鄭氏曰此常禮也孔氏曰此明居喪常禮未葬不與人
並立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既葬可並立則諸侯可言天
子事猶不私言已國事公君也大夫士亦得言君事未
可言私事曾子問練不羣立扱無事之時此有事須口
故與人立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
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辟音避

鄭氏曰此權禮并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孔氏曰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常禮故從權也葬竟未卒哭王事入於已國既卒哭則出為王服金革之事公政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卒哭則有變服今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國君當亦并經也然此云并經帶并經謂弔服帶謂喪服異凡弔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堊鳥路鳥角二切

孔氏曰練後漸輕故君大夫士得謀已國家事也方氏

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上在上則曰政兼在下則曰事

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於

糾切禫大感切

方氏曰黝堊蓋潔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爾非致飾也鄭氏曰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孔氏曰祥大

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牆壁令白稍飾故也外即中門外堊室中也祥之日散素琴故中門外不哭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也內中門也禫己縣八音於庭是樂作矣故門內不復哭也鄭注禫踰司定本禫作祥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鄭氏口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孔氏曰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不待踰月若不當四時吉祭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按間傳既祥復寢謂不宿中門外復於殯宮

卷大記第十

五十八

之寢此復寢謂平常之寢文同義別故鄭云不得宿殯宮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

此期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與不杖期不同

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

此期不杖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皆一月不御於內而已然蓋亦旁親之不杖期爾若上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文杖期者同

婦人不居廬不寢苦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鄭氏曰歸謂歸夫家也孔氏曰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
兄弟爲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按
喪服女子爲父母卒哭折筭首鄭注謂卒哭喪之大事
畢可以歸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卒哭可以
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矣練士卒哭而歸

鄭氏曰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
在君所食都邑之臣皇氏曰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三
上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比臣先在
其君所食之采邑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歸也孔氏

曰公上大夫有地之君其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爲
公故曰公之喪大夫士者此君下之臣也知此公是有
地之公士大夫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卒哭而歸故
知非正君按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
謂正君與此殊也山陰陸氏曰言侯著哀之殺早矣抑
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餘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
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鄭氏曰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也
謂殯宮也禮而士以上父子異宮孔氏曰大夫士謂庶

子爲大夫士也此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父子異宮故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適子則終喪在殯宮朔月朔望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諸兄弟並期爲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爲之次至卒哭乃歸卜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鄭氏曰謂不就其殯宮爲次而居孔氏曰喪旣畢故尊者不居其殯宮次也

右記喪次凡一節

